

剑胆琴心

辛亥先锋秋瑾

耿彦钦◎著



秋瑾，

一个绝世骄美的中华女子！

她为独立之精神

而舍弃安逸，为崇高之

信仰而慷慨赴死。

她有忧国忧民的深沉之情、

荡气回肠的赤诚之爱、

纵马山川的侠肝义胆、渐离击

筑的悲亢诗风……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剑胆琴心

辛亥先锋秋瑾
耿彦钦◎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剑胆琴心:辛亥先锋秋瑾/耿彦钦著. —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2011.9
ISBN 978-7-5306-6029-4

I. ①剑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1654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*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14.75 插页 5 字数 570千字

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0.00元

鑑湖女俠千古

巾幗英雄

孫文

▲ 孙中山为秋瑾题词

勿忘鑑湖
女俠之遺風
望為我越東
女兒爭光

王去病表妹 王去病

▲ 1939年周恩來在紹興題詞：“勿忘鑑湖女俠之遺風，望為我越東女兒爭光。”並鼓勵其表妹王去病向秋瑾學習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| 另类女子上京华 | 001 |
| 第 二 章 | 身处都城纷繁地 | 013 |
| 第 三 章 | 重返报仇雪恨乡 | 029 |
| 第 四 章 | 忍看残阳成血色 | 044 |
| 第 五 章 | 俗子胸襟谁识我 | 062 |
| 第 六 章 | 欲出藩篱向世界 | 077 |
| 第 七 章 | 那堪客里度春风 | 094 |
| 第 八 章 | 祖国沉沦感不禁 | 112 |
| 第 九 章 | 要做奋雷惊万蛰 | 132 |
| 第 十 章 | 再携书剑去扶桑 | 154 |
| 第 十 一 章 | 我为烈士赋招魂 | 172 |
| 第 十 二 章 | 岳麓山上埋忠骨 | 190 |
| 第 十 三 章 | 浔溪柳岸布新知 | 200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四章 | 携手保路斗权奸 | 216 |
| 第十五章 | 海岛仗剑争地权 | 237 |
| 第十六章 | 每到低头总为卿 | 249 |
| 第十七章 | 我挟风雷沪上行 | 263 |
| 第十八章 | 愿助秋君度时艰 | 279 |
| 第十九章 | 不惜千金买宝刀 | 290 |
| 第二十章 | 西子湖畔百感生 | 305 |
| 第二十一章 | 策马扬鞭走浙东 | 319 |
| 第二十二章 | 铁肩担当司大通 | 336 |
| 第二十三章 | 创建救国光复军 | 352 |
| 第二十四章 | 大浪淘沙浙江潮 | 366 |
| 第二十五章 | 风云突变挽狂澜 | 379 |
| 第二十六章 | 秋瑾痛填绝命词 | 396 |
| 第二十七章 | 秋风秋雨山阴道 | 413 |
| 第二十八章 | 为卿西湖造孤坟 | 426 |
| 第二十九章 | 铭记湖山生死约 | 441 |
| 第三十章 | 剑胆琴心写平生 | 450 |
| | 后记：穿越时空的对话 | 466 |

第一章 另类女子上京华

1

1902年元月初，苍茫深蓝的渤海海面上，一艘招商局的轮船在海浪中颠簸前行。

甲板上，身材挺秀、面容俊朗、目光炯炯的秋瑾正迎风舞动乾坤剑，双剑嗖嗖，让日光失色；身法轻捷，如海燕凌空。

面色白皙、眉清目秀、身材颀长的王廷钧斜靠在船舷边，毫无兴致地看着妻子舞剑。一个海浪打过来，王廷钧晃了晃身子，扒住船舷不耐烦地对秋瑾喊道：“闺瑾，这一路过江走海，你能不能安顿一会儿啊？”

秋瑾收起长剑感叹说：“看看这破碎江山，你安顿得了？哎，谁为济世彦，相与挽颓波？”

王廷钧蹙蹙眉头，不耐烦地：“又是诗。我先回舱里了，不然妈又要喊了。”说着话，跑进船舱。

身后有人呵呵笑着说：“这么好的诗句没有知音真是可惜。”

秋瑾转过身来，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。这女子身穿西式裙裾，留齐耳直发，面目清秀自然，举止落落大方。

女子伸手对秋瑾说：“我叫吕碧城，天津《大公报》记者，从安徽老家回天津。”

秋瑾也伸手说：“我叫秋瑾，随丈夫进京赴任。”

吕碧城靠到船舷上感慨地说：“《辛丑条约》终于买回个太平。遣散的官员们随着老佛爷回銮，也陆续回京了。”

秋瑾愤愤地说：“朝廷就知道割地赔款、息事宁人。”

吕碧城说：“不这样又能如何？你那首诗我记住了；谁为济世彦，相与挽颓波？你不仅是个才女，还是个侠女，挺有爱国心。你喜欢李清照和赵明诚，可惜你丈夫不是赵明诚。”

秋瑾自语说：“敲棋徒自谱，得句索谁和。”

吕碧城呵呵笑着说：“我会掐算，看我说得对不对？你出身官宦人家，从小接受忧国忧民教育。你夫家肯定很有钱，或者是暴发户。你们是官商结合。婚姻让你满足了衣食富有，却不能满足你的精神生活。”

秋瑾在吕碧城肩上轻轻给了一小拳，说：“小小年纪就这么厉害！”

吕碧城说：“当记者，就要有阅人千面的眼睛。秋瑾姐啊，我也有夜雨谈兵、春风说剑的志向啊。”

秋瑾说：“你能自己出来闯世界，真让人羡慕。”

吕碧城说：“羡慕什么？一个没人敢要的女子。我父亲是进士，曾经在国史馆当差。12岁那年，家父不幸去世，家族中人欺负我们母女，逼母亲改嫁，企图霸占我们的家产。我独当一面打官司，结果我赢了。娃娃亲婆家认为他们家的小庙里供不起我这大菩萨，于是休了亲事。女孩子被人休掉很没面子，我于是跑到天津投奔舅舅，在火车上遇到《大公报》的英敛之先生，他把我留在《大公报》做访事记者。”

秋瑾安慰说：“你才貌双全，别愁找不到好男人，有机会我给你介绍一个。”吕碧城睁着睿目说：“姐姐还热衷当媒婆啊？”秋瑾笑着说：“是你这个妹妹好，别人我才懒得管呢。”吕碧城说：“能在茫茫大海上遇上个知音就算幸运了，谁还指望你给我保媒啊。”秋瑾望着远处的海岸说：“已经看到码头了。不知道后面的日子怎么过？”吕碧城握住秋瑾的手说：“忘掉自己的性别，走自己想走的路。”

秋瑾想了想，点点头。

船靠岸了，王廷钧抱着女儿，拉着儿子走出船舱，张妈搀扶着婆婆紧跟着，秋瑾拎着包裹扭头寻找吕碧城，却见人头攒动，怎么也看不到吕碧城的影子了。秋瑾突然感到空落落的。

王廷钧走到关口前，放下女儿等候检查，检察官让王廷钧解扣子脱衣服，王廷钧想争辩，一旁的外国大兵不容分说给了他一枪托子。王廷钧脸变得煞白，忍气吞声解开上衣。腰间的一个玉石挂坠被大兵拽

下来装进了自己衣兜。

王廷钧咬咬牙，检察官又让王廷钧解开腰带，王廷钧紧闭着眼睛解开，大兵把手伸进王廷钧里面，狠狠地捏了一把，王廷钧疼得“哎哟”叫了一声。

大兵开心地哈哈大笑。

秋瑾见罢，挤着身子要去和洋鬼子理论，婆婆拦住秋瑾说：“小祖宗，你别添乱了。”

一个扛枪的大兵对婆婆和张妈叫道：“过来！”婆婆和张妈颤抖着走过去。大兵命令：“解开衣服！”婆婆摇摇头，说：“听不懂！”一个枪托不容分说砸过来，张妈赶紧替婆婆挡住。张妈劝说道：“老夫人，前面都是这样，检查吧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怕什么？”婆婆无奈之下解开了上衣扣子。

秋瑾抢上一步，用身子挡住婆婆，对大兵说：“你们检查男人也就罢了，干吗对老人家没礼数？”

大兵一瞪眼，用刺刀对准秋瑾的胸口，秋瑾轻蔑一笑。大兵被秋瑾的笑弄惶惑了，他晃晃脑袋定定神，突然用尖刀在秋瑾脖颈上划了划。秋瑾哼了一声，伸手握住了刺刀。大兵往回抽枪，无奈秋瑾攥得死死的，抽不动。秋瑾手上的血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。

《泰晤士报》记者莫里循惊呆了。这时吕碧城突然挤进来，抻抻秋瑾的衣袖惶然提醒说：“秋瑾，松开吧，它不是水果刀。”

秋瑾怒目圆睁，她松开刺刀，舔了一下手掌的鲜血，随后双手一背，麻利地抽出双剑。长枪的刺刀闪着银光，又齐刷刷对准秋瑾。王廷钧在远处急得直跺脚。

莫里循扒开人群，对检察官说：“检察官先生，脱衣检查伤害了她的自尊。请放她过关吧。”海关人员向莫里循行个标准礼，对秋瑾做个放行动作。吕碧城抻抻秋瑾，轻声命令说：“走吧——”

秋瑾吐了一口气，推开刺刀，冲海关大兵叫道：“早晚有一天，你要从这里滚出去。中国的地方中国人不能随便出入，这是国耻、家耻——与其受辱，毋宁死！”

王廷钧跑过来抱住秋瑾说：“行了行了，人死了还知道什么荣辱啊？”

2

一场瑞雪让北京城变得洁净、柔软而静谧。阜成门内六合胡同一个朴素的四合院内，门楣上的大红灯笼被一层厚厚的积雪覆盖着，石榴树的枝杈上挂满了毛茸茸的雪挂。窗棂上、脊瓦上勾勒出一道道清晰皎洁的轮廓。燃着炭火的屋子里，有兰草翠绿，半壁书香。

吴芝瑛端起紫砂壶轻轻走到叔叔吴汝纶书桌前，给叔叔斟满茶水，小声说：“叔父又在看《易经》了。”

吴汝纶说：“芝瑛你说，《周易》为什么是五经之首？”吴芝瑛回答说：“因为它讲变化。”吴汝纶又问：“《周易》中最激烈的卦是哪一个？”吴芝瑛想一想：“是‘革’。”

吴汝纶说：“大清国就在这个卦上，正像文忠公所说，中国正经历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革。”吴汝纶说着，走到书柜前，拿出一包李鸿章文稿对吴芝瑛说：“这是文忠公临终前交给我的，这些文稿记录了大清国几十年的风雨变迁，都是用血泪记录的，我把它交给你们，如有机会，择机刊印，以醒国人。”

吴芝瑛的丈夫廉泉手抚文稿，动容地说：“叔叔信任晚辈，晚辈一定不负重托。”

吴汝纶说：“我和文忠公是安徽同乡，都是曾文正的弟子。只是文忠公有‘一万年来谁著史，三千里外欲封侯’的雄心大志，而挚甫却不谙官场规则，一心做学问、办教育。”

吴越说：“伯父执掌莲池书院，主张西为中用，广招留学生，聘请外国教师，亦是开教育之先河了。”吴汝纶感叹说：“可惜国运不振，苍天难补。”

吴芝瑛说：“叔父深谙《周易》要领，不妨给芝瑛推算一卦。”吴北江不屑地说：“姐，你怎么信那个？”吴越也挖苦说：“哼，宿命。”

廉泉却兴趣盎然地说：“不是宿命，是规律。大到自然、小到人生，《易经》都能推算出来，叔叔，您算吧，我信。”

吴汝纶按照八卦图推算，推着推着，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哎，你这卦，和大清国一样，也是革卦。离为女，兑也是女，二女同居，革故鼎新、清

丽文明而愉悦。”

吴北江摸摸脑门儿问：“二女同居？姐夫，你是不是想纳妾？”廉泉委屈地解释说：“我们小万柳堂夫妻恩爱，我什么时候想过纳妾？冤死我了。”吴北江逼问说：“那你说这个女子是谁？”廉泉转身问吴芝瑛：“是啊，夫人说这个女子是谁？”

吴芝瑛十分懂憬地说：“我不知道她是谁，但我盼望着那个让我革故鼎新的女子快点到来。”

这时候，吏部大臣张百熙迈着方步走进小院，张口就喊：“吴院长出门迎客来呀。”吴汝纶打开屋门笑呵呵地把张百熙迎进屋内说：“哎呀，张大人怎么踏雪而来啦？”张百熙问：“踏雪寻梅，你不欢迎啊？”吴汝纶哈哈一笑：“张大人有此雅兴，挚甫哪敢不欢迎啊。”

吴北江、吴越、吴芝瑛、廉泉纷纷向张百熙问好。

张百熙对吴芝瑛说：“小万柳夫人，你的《小万柳堂法帖》不能只给老佛爷看，也得给我张冶秋欣赏啊？”吴芝瑛谦然地说：“芝瑛的瘦金体哪比得上吏部大人的馆阁体啊，你是老佛爷最喜欢的宫廷书法家。你和老佛爷的题画诗才是珠联璧合呢。”

张百熙呵呵笑着说：“廉泉啊，看看你媳妇，我说一句，她十句等着呢。”廉泉笑着说：“夫人说得也是实情吗？”张百熙揶揄说：“你就是怕媳妇。”廉泉呵呵笑着说：“谁说得对就听谁的。”

张百熙呵呵笑着对吴汝纶说：“有这么多晚辈给你解闷，你有福啊。走，到你书房说话。”

吴汝纶说：“都是自己的孩子，就在这里说吧。”张百熙脸一黑说：“我说去书房就去书房。”吴汝纶赶紧点头：“好好好，那就去书房。”

两个人来到书房，张百熙坐下对吴汝纶说：“我已经第六次向皇上、皇太后保举你做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了。”

吴汝纶一摆手说：“我说过，我在保定莲池书院挺好，不去京师大学堂。”

张百熙脸一耷拉说：“不去不行。”

吴汝纶嘟囔说：“干吗要听你的，你又不是我祖宗。”

张百熙说：“我不是你祖宗，可是皇上、皇太后的话你不能不听吧？我的奏折，皇上、皇太后已经准了。如今大清新政规定：所有四品以上

官员，都要到京师大学堂接受现代教育，否则不能升迁。从今以后京师大学堂就是官员的摇篮，官场新贵就都是你的门生啦。”

吴汝纶说：“我不指望攀龙附凤，我就想传播新知识，安心做学问。”

张百熙凑近吴汝纶说：“你有所不知啊，好多人盯着这个位子呢。荣禄极力保荐门生荣庆当总教习，可是荣庆哪有你学贯东西的学问呢？还是太后明察，采纳了我的奏章，准你做总教习，让荣庆做管学大臣。”

吴汝纶忽地站起来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更不能去了。让荣庆做管学大臣掣肘我，我不干。”

张百熙说：“你这个老东西，怎么这么不听话？”

吴汝纶脖子一梗说：“你是一品大员，我是一介书生，我怕什么？我明天就回保定，我说到做到。”

张百熙扑通跪下，乞求说：“哎呀挚甫兄，我为全国求人师，当为全国生徒拜请您。先生不出，中国教育无望、人才无望、前途无望啊。”

吴汝纶哪见过一品大员给自己下跪的阵势，赶紧跪下说：“哎呀，年都过了，你我还互相磕头拜什么年啊？”

张百熙说：“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”吴汝纶脖子一梗说：“你不起来我也不起来。”

廉泉这个时候走进来，一看两个人都跪着，奇怪地问：“二位前辈偷偷拜把子呢？”

张百熙赶紧起来，指责吴汝纶：“都是你。”吴汝纶说：“谁让你先跪呢？”

“懿旨到——宣莲池书院院长吴汝纶即刻到乐寿堂领旨。钦此——

张百熙赶紧拉住吴汝纶跪拜接旨。

慈禧端坐在紫禁城乐寿堂的暖房里，神态安详地对吴汝纶说：“挚甫啊，你在莲池书院14年，兢兢业业，为大清国培养了很多新派学人，朝廷记着你的功德，今准奏调你到京师大学堂任总教习。”

吴汝纶磕头谢恩说：“谢太后，只是挚甫才疏学浅，恐难担此重

任。”

慈禧微微一笑说：“挚甫过于谦虚了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只是这么多年把你放到保定有些大材小用，埋没了你的才志。”

吴汝纶说：“莲池书院是做学问的地方，那里更适合挚甫。”

慈禧摆摆手说：“行了，别推辞了，明天就到大学堂就职去。”

吴汝纶叹息一声说：“谢太后。”

慈禧暗暗一笑，又说：“我这里有一册你侄女吴芝瑛写的《楞严经》，小万柳夫人的瘦金体真好，我喜欢。她还向朝廷建议国民捐，我也准了。有时间让她过来，我想见见她。”

吴汝纶谦恭地说：“老佛爷厚爱芝瑛了。”

慈禧对坐在一边一言不发的张百熙说：“治秋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是不是在窃喜呢？”

张百熙赶紧说：“挚甫先生学问纯正，处事开明，通晓古今，学贯中西，是肩负大学堂重任之人物。老佛爷知人善任，真乃圣明。”

3

北京城南菜市口广场悬挂着个横幅“小万柳夫人书法义卖场”，丫环小红铺纸研墨忙前忙后。吴芝瑛提笔写道：“风吹画角孤城晓，月满寒江夜笛高。”

“这幅字我买了——”秋瑾将一锭银子放到桌子上说。

吴芝瑛停笔抬头，看到一个清秀中带着英英之气的女子，这个女子身着竹布衬衫，百褶绸裙，手持苏绫扇，面容俊朗、眉目传神，嘴角凌厉，身材亭亭，带着一股天然豪爽的神情。

吴芝瑛心生一丝喜欢，她浅浅一笑，说：“对不起，这幅字我家车夫已经买下了。”

秋瑾说：“我出一锭银子。”

吴芝瑛笑着摇摇头，把作品递给车夫傻灯灯。

秋瑾也笑了：“好吧，我从你车夫那儿买。”

傻灯灯展开夫人的字，乐呵呵的样子，尽管他一个字都不认识。秋瑾走到傻灯灯跟前，说：“我用一锭银子买你的字，你卖不卖？”傻灯灯

支棱着脖子说：“卖卖卖……”秋瑾开心了，将一锭银子递过去：“好了，拿过来吧。”傻灯灯急了：“卖、卖、卖了夫人的字才是傻子呢。”秋瑾气得怒目圆睁。

王廷钧踱步来到秋瑾身边说：“闺瑾，我们到别处转转吧，街头卖艺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秋瑾指着书写的吴芝瑛问：“你认识这位小万柳夫人吗？她的字写得真漂亮。”

王廷钧说：“是我同僚廉泉的夫人，京城名媛吴芝瑛。嗨，朝廷命官的夫人跑出来搞什么义卖。”

秋瑾说：“把你兜里的钱都给我。”

王廷钧是个怕老婆的男人，一见秋瑾瞪眼，赶紧说：“好好好，奉献爱心，都给闺瑾。”说着，把钱包里的银子都递给秋瑾。

秋瑾说完拨开人群往里面挤，挤到吴芝瑛桌前，放下银子说：“我买你纸墨一用。”

吴芝瑛点点头：“你尽管用。”

秋瑾拿起一张宣纸，铺开，挑出一支大号毛笔，蘸上清香的墨汁，写道：渊龙酣睡谁驱起，飞向青天做怒涛。吴芝瑛甚是喜欢秋瑾的书法，她微笑着对秋瑾伸伸拇指。

湖广总督端方正好走过来，他认真端详着秋瑾的字说：“这幅字我要了。”

秋瑾点点头，落笔写道：“秋瑾手书。”

端方问：“秋女士，这诗是谁写的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秋瑾笑笑：“是我自己写的。”端方惊奇地说：“你写的？这么秀气的女子，却能写出如此有气势的诗来啊，真是奇了。”秋瑾谦然说：“写得不好，请多指教。”

端方放下十两银子说：“响应小万柳夫人的号召，我也要爱国捐。”吴芝瑛感激说：“谢谢总督端方大人。”端方说：“要是谢啊，让廉泉把他藏着的宝贝让我开眼就行了。”吴芝瑛说：“端方大人是金石鉴赏名家，请您有空去小万柳堂指点指点吧。”端方说：“互相切磋、互相切磋。我走了。”

秋瑾的诗作受到了人们的热捧，更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，她写了

一张又一张，所书都是自己的诗词，购者更加踊跃。五十张宣纸小半天就写完了。所得款项全部纳入吴芝瑛的捐款篮子里。

吴芝瑛对秋瑾说：“谢谢你。”秋瑾灿烂一笑说：“谢什么，请我到小万柳堂做客就行了。”吴芝瑛呵呵笑着说：“好啊，请秋小姐有时间到小万柳堂做客。”秋瑾说：“我现在就有时间啊。”

王廷钧走过来歉然地对吴芝瑛说：“嫂夫人，对不起，我家贱内天性唐突，打扰你了。”吴芝瑛看看王廷钧，又看看秋瑾，惊喜地问：“子芳，这是你夫人啊？你夫人这么好啊？”秋瑾说：“我叫秋瑾。”吴芝瑛笑着说：“秋瑾？我喜欢。”

丫环小红和车夫收拾好东西，秋瑾二话没说就上了吴芝瑛的车。车子颠颠地跑着，秋瑾坐在轿子里，兴致勃勃地说个不停：“我出生在福建，五岁那年，母亲就给我裹了脚，哎，小脚妇，谁家女，裙底弓鞋三寸许，下轻上重怕风吹，一步艰难如万里。难受死了，简直是罄竹难书。”

吴芝瑛喜欢地看着秋瑾说：“现在京城有了天足会，主张放脚。”秋瑾问：“天足会？我能参加吗？”吴芝瑛开心地说：“好啊，什么时候有活动我叫你。”秋瑾说：“不要忘记哦，小红，替夫人记着点，别忘了叫我。”小红呵呵笑着：“忘不了。”

秋瑾说：“我爷爷在福建厦门海防厅当差的时候，那些洋人经常跑去闹事儿，坐到爷爷的公案上蛮横无理。”

小红愤愤地说：“他们凭什么这么横？”

秋瑾握握拳：“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洋枪洋炮。我叔叔在台湾淡水做同知，我还到台湾住过几个月呢。甲午海战，日本人入侵中国台湾，叔叔守土有责，领着百姓奋勇抵抗，不幸战死了。我觉得叔叔死得其所，换了我也会战斗到死。”

吴芝瑛忍不住拉过秋瑾的手说：“看你，年轻轻就死死的，记住，要好好活着。”秋瑾呵呵笑了：“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？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放心吧啊。”吴芝瑛释然一笑，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秋瑾点点头：“后来我爷爷告老还乡，我们就回祖籍绍兴和畅堂，我一边读书，一边跟着舅舅习武，刀枪棍棒噼里啪啦。呵呵，再后来父亲到湖南湘潭当厘金局总办，我们又跟着到了湖南。”吴芝瑛嗯嗯地点

着头。

秋瑾说：“我在湖南湘潭拜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为师，结识了唐群英大姐。”然后又压低嗓音神秘地说，“我还见过谭嗣同。”吴芝瑛压低声音：“真的？”

秋瑾说：“谭嗣同帮人做茶叶生意，他和夫人李润经常到我们家聊天，都是变法、变革的新鲜事儿。”

吴芝瑛说：“说到谭嗣同，你看，那就是他住过的莽苍苍斋。”吴芝瑛指了指路边的一座房子说。

秋瑾说：“真的呀，停车，我去看看。”

马车在横街停下来，秋瑾跳下车，来到谭嗣同的房子前，她抚摸着紧闭的大门，默默自语道：“有几根侠骨禁得住揉搓！当年你和李润嫂子在湘潭的英姿，我记忆犹新，今天秋瑾来了，你却去了。”

吴芝瑛走过来，对秋瑾说：“每次从这个门口走过，都会想到谭嗣同。”

秋瑾说：“谭嗣同说过，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，有之，请自嗣同始！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。”

吴芝瑛对秋瑾说：“这是个伤心之地，芝瑛不忍久留。我们回家吧。不用上车，没几步就到家了。”

她们沿着横街走了没多久，来到一扇黑漆门前，吴芝瑛说：“秋瑾，快进来，到家了。”秋瑾高兴地说：“原来我们住得很近啊？看，对面南半截胡同里就是我们家。”吴芝瑛开心地说：“嗯嗯，真不错，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来往了。”

秋瑾高兴地跟着吴芝瑛走进小万柳堂，穿过葡萄架，来到客厅，秋瑾四处张望着说：“我喜欢读书，呵呵，不请我到书房看看？”吴芝瑛奇怪地对秋瑾说：“你去看啊，没人拦你啊。”

秋瑾开心地跑进书房，看到满架的书籍，心里的花都开了，她抽出一本，翻看一番，又抽出一本翻看一番。

一把精致的短刀被带了出来，秋瑾摸摸，啧啧了两声，说：“好刀。姐姐也喜欢在书房放刀剑啊？”吴芝瑛说：“我和先生都不喜欢刀剑。是弟弟吴越送我们的，他说给书房添些刀剑气。可是我不喜欢刀剑。”秋